



哥哥的房間

當讀宇宙理論的哥哥與女友分手，我正在市郊的天文台服替代役。童年印象裡，哥哥他為了專心讀書，總是一個人住在別處。但每晚他都買不同的小點心，牽我來看海、看夜景，所以我自幼就熟悉這兒：天文台是一座磚砌的白色半球體，有雅致的樓梯通往高處觀景台。但直到擔任「天文觀測士」，我才第一次入內，發現屋內只是一個空盪盪的大房間：沒有導覽手冊或星球模型，只放了巨大的天文望遠鏡的房間。所謂我的任務，也僅僅是上午清掃、下午回報。於是黃昏時分，我就到海堤那兒慢跑，回家淋浴，準備了

晚餐的飯盒與書，夜裡就在天文台值班。規律的日子，只剩書角頁碼還前進著。它們是我端來椅子，在望遠鏡下面讀完的。從 *Space and Astronomy - Introduction to Astronomy and Cosmology* 到 *Study of Space Colonization*，博學的哥哥怎料不到我來此服役？我還沒入伍，他就寄來這隻沉甸甸的紙箱了。而這兒真適合學習，讀不懂的，望遠鏡都能解答。幾個月來，我養成了事事請教望遠鏡的習慣，還驚訝地發現，這大房間看似簡陋，實則不需要額外的東西，耐心、熟練就足夠了。冰藍的星雲、嫣紅的星雲比化石古遠，比幾何精確，投映我的視網膜，無怪乎人類不免一死，書籍卻是一記載了天體，就能保存。它們無欲無求、優雅而謙遜地活在矮個子女孩只要願意，也攜手可及的高度，既不憎恨灰塵，也不感激拂去灰塵的手，與天體其實不需要天文學，是憑藉相同的不亢不卑的智慧。它們果真能自甘寂寞嗎？那

個晴午，當得知哥哥分手，我才剛剛擦過窗子，正傳送這一日的安全碼，給觀測衛星到高高的頂端天穹。其實我和哥哥已經很多年沒有聯絡，即使聯絡，自己的事我們也全然不說。但那天是衛星的燃料火箭，掉回到大氣層的日子。我緊張又激動，直到那殘骸終於像水上煙火一般，飛散著零件，跌入淨空的海灣，跌出一層又一層水波。——它被耗盡了，只差一點點就照電腦所估算：直接被棄擲在天文台上頭。從那一刻的監視器，我卻發現我的天文台是何其潔白淡漠，穩穩伸出了人造的全知之眼，眺望它最期待的毀滅。

已經這麼多年，第一次，我發現了哥哥的房間。



美麗島礁

小學後門，高先生的攤車只有一隻大鐵桶，賣的是綠豆湯，全年無休，而且冬夜舀出來是溫熱，夏午冒著寒氣，不結一片霜。這簡樸生意因此有了幾分軼事感，好比太極的王師傅，就直誇這內力是藍衣社第一。高先生呢？他正招呼排隊捧著碗的老小，等來客都散，才好吊幾句嗓子。江湖清清濁濁，他垂眉只攪一桶湯綠豆。

高先生簡直就住在湯桶。天還黑，當美而美的阿珠刨小黃瓜，高先生才沖水收拾；等阿珠補過眠，慢吞吞進也不知午餐還午茶，高先生已塌坐塑膠椅打鼾。萬興宮離這兒三個街口，燒過金，婆婆媽媽得

搖醒他來買碗涼水，坐待放學的小朋友來接。就這樣，高先生在寶島不能更慢活，除了西裝人進廟的時候。那時整條民生路塞進寶殿，圍觀著西裝人凱迪拉克下來，講黑金剛是特別踐，斬雞頭，血是噴特別高。可光憑蠻力把別的小癩三摔到香爐腳上？拳無身勁，低頭貓腰，呵，這算什麼功夫，嗚啞嗚啞救護車趕來，高先生嘆了口氣。是以當小總統宣布民主主要停一停，他特地買報紙來裱，大同路新開西裝鋪，爆竹響著也不頭疼了。

不料這一年啊，唉，滿街都是警察，見什麼取締什麼，賺沒兩百塊，車已踩遍了鹽埕，鼓山，只差沒上渡輪去旗津。小腿硬過十六歲雞巴的那日，高先生終於來給祖師爺磕頭，邊仰望當風起，輪廓虛無都散進晴空，這爐香氤氳的，與那階下燒枯葉，烤黑輪的煙泯然無別，十二月了，高先生非常非常寂寞。他提起勺子呷綠豆，一面端詳

攤車邊這黏的什麼紙？——大半生奉獻黨國，高先生第一次被開罰單。

今夜明令宵禁，但高先生絕不收攤的。玄關日光燈明暗，彷彿樟樹的睡夢底，當年南昌行營的武狀元正扯嗓子唱戲，他一定要狠狠一瞪，就等車棚最暗處蹇出來那警察，忘恩負義，你這狗日的……嚇！這什麼警察，是西裝人吶！西裝人額角淌著血，好容易才數清了銅板，「綠豆攤」，對著怒容他靦腆地笑，神色卻很坦然。跟別的西裝人不同，他很斯文，很好看。

已經十二月，深深的桶底響起冰珠。
高先生取出了自己的碗。

恐怖攻擊

我們邀請藝文界的朋友光臨樂生療養院，分享人權與漢生病的歷史已好幾個月了，這是一場持久的鬥爭，而我們需要更多群眾。台階通往庭園中央的老榕樹，如今它在繽紛笑談中完成了綠蔭的遮覆工程，根鬚像重新繫上的遺失音符，叮嚀了木吉他的音色。所以這兒有大人了，他們不畏懼得病，還帶孩子們一起來，老人家很歡迎這樣吵吵鬧鬧的週末，他們在藤椅子上端詳這群多出來的小孫子。

當我造訪樂生已近黃昏，晚天卻還鋪著輕白輕白的魚鱗，靜待樹影披上了睡夢的黑色。這樣煦暖的風景裡我知道 A 還坐在樹下呢，

遠遠就有吉他琴身的反光，而他身邊總是些親近他的鳥雀，人是絕少的，雖說他並不桀戾凶惡。而我是來轉交前幾星期的回饋單——A是藝文界朋友裡年紀最小的一位，也有禮貌，看見我們總微笑著點頭——不知為什麼，回饋單卻不這樣寫。

A起身歡迎我，綠繡眼、小麻雀又回到樹上了，我將表格遞給他，便一同坐在磚砌的大苗圃上。A顯然不意外，翻完了那些「座談人不該朗誦歧視病患的作品」、「盼下次能邀請更尊重多元的講者」的意見，然後關心起我的生活。

我和A是反拆遷的遊行上認識的，也是我介紹來療養院講故事的。那時A和我都是「苦行組」、繫「守護樂生」的黃頭巾，每六步一跪以搏取大版面的注意。實則我們並不覺得這多悲壯，恐怕還刻意避免著，而專注在疲勞的感受本身。這麼做無非基於社會學訓練的清

醒。悲壯乃著眼於極顯明的壓倒性劣勢，但樂生議題猶有過之：我們所面對乃隱形的敵人、更精緻的暴力，而我們行動時，就該同它一樣狡獪而確實。儘管媒體總封我們為「熱情而純潔的同學們」，但那時A是那樣傾力跪拜著，以滿臉的汗去溶解那寂靜，像指認劫灰就懸浮我們周身，受苦的是彎折痠攣的身體，施暴的是形上學。

後來我才知道A是鋼琴家、是詩人，當與我們一道他是避談這些的。藝術家浪漫、社會運動者憤怒，但當我提起霧峰老家休耕的田地與WTO種種，A卻少有激烈回應，他靜靜聽著，甚至有些恍惚。類似的情形一多，中睿、奕志總暗地揶揄他是「理論運動家」，也可能是那專注於自己的超然神情吧，我也不免覺得他驕傲，就漸漸與我們疏遠了；但每次迫遷他都回來，和奕志手搭手站穩了警棍下方、壓克力盾牌的同一邊。

我說，前幾天回霧峰，又和爸爸去送米了。深夜把分裝好的白米一小袋、一小袋丟到窮人家的屋子裡。爸爸駕小貨車「逃逸」的時候，他總叨念著「要幫忙可憐人」，那些人是命不好，而非產業轉型的關係。我幾次問爸爸怎麼不讀讀馬克思呢？但我知道他恨共產黨，也不曉得社會系畢業能幹嘛。

這時一美婦剛牽著小女兒走過，A向那小娃娃揮揮手，直到確定她聽不見了，才講起我們初識的跪拜遊行。他覺得那很正確，跪拜以至於雙腿痠麻、表情木然，圍觀的目光才無由躲閃，原來文明生活還保存這樣的痛苦，這一種被媒體漠視、政府粉飾的痛苦，「而非另給遊客們一種快樂；好比說，現實越殘酷，藝術文學就越該提倡一種美德，像現實既容許美德假藝術而存活，它就還不是最殘酷的。若這樣狡獪的現實，曾令我們不惜匍匐跪拜，那麼我猜，那並不是為了虛

構的美德而鬥爭：

瀆神的癡瘋病、同性戀

硫磺裡的無產階級

你即將領牠們去遊街

以淨化人人有一份的生活

垂詢：「您就是我的鄰人？」

從傷口掏取最精良的武器

就憑這些敵人的武器

最恐怖的今天

怎麼做都是恐怖攻擊

讀詩之間，蟬噪粗啞地響起來了，嵌一枚枚燧石，於樹蔭的天花板。神諭病房。而一切反白：日光是葉影的涼黑色，真葉實是那鋒銳的葉隙之光，直到 A 起身。「把志意埋藏心底，把嘴闔起來」，他笑笑與我握手：「我們是推動歷史的人。」

殷海光

溫州街小巷，樟樹榕樹的林子裡，有幢老舊的平房。等假日，等參觀過了造型詭異的孤鳳山，瞄一瞄池塘，金魚被層層浮萍悶死了，遊人們滿意地彎出木窄門，回頭一看，這兒叫殷海光故居。

殷海光是個文青。殷海光喜歡香花，喜歡麥斯威爾咖啡，喜歡原文書，但沒有錢。殷海光喜歡摩登，卻不會打電話，不會搭電梯：「門開時我進去，門再開我出來，幹，怎麼在同一樓？」殷海光喜歡出國但蔣經國不肯，可憐的殷海光。但殷海光有好太太，她做裁縫，誰有錢就多收一點，殷海光也有好學生好朋友，留美寄回支票、斷炊

請他吃餃子、掏錢給他治胃癌。殷海光活沒有五十歲，但殷海光是幸福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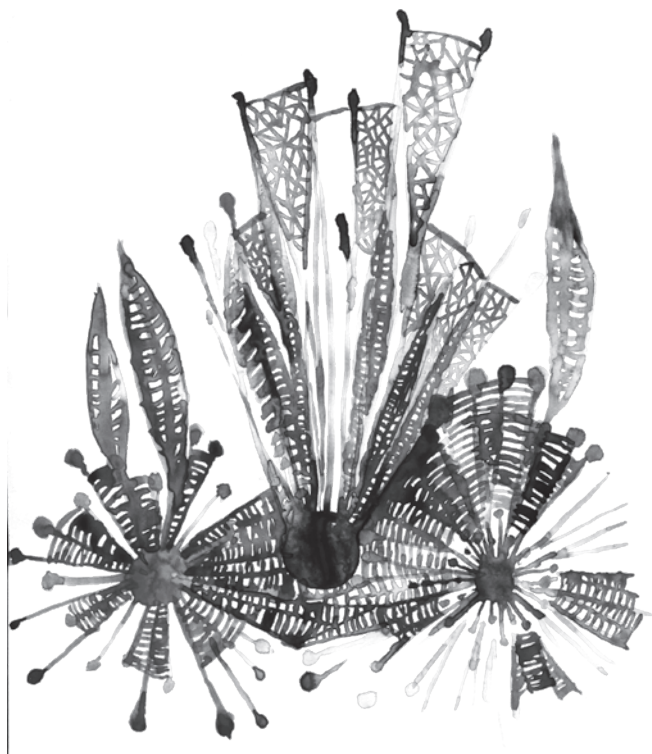
老早老早，殷海光就自知一生無成。本該做醫生，他讀哲學；本該拿碩士，他抗日從軍；本該主編《聯合報》，唉，殷海光妙語如珠，鎮日罵人：整整十年啊，他給雷先生寫稿子，〈今日的問題——反攻大陸問題〉、〈君主的民主〉，亂譯大教授海耶克的《到奴役之路》，像惡作劇的小學生。起初這都沒人讀，卻終於漸漸多了，殷海光說，雷先生，龍山寺的和尚也看《自由中國》呢！

殷海光有名，是因為學術貢獻？別鬧了。連自己教符號邏輯，殷海光也有辦法算錯。這不懂得加加減減的一生啊，他見證反對黨沒了，雷震被關，胡適被閉嘴，徐復觀被出國，然後自己被吉普車載著兜風回來，下學期開始，在台大被退休。車窗裡吹風，殷海光玩味著

淒涼、橫逆、與孤獨的滋味，因而確信出生那一年，五四運動實在是發生過：大學生占領了公署，點起火把，懷抱汽油，面對中國，啟蒙就是這麼搞的。

啟蒙就交給我們吧，殷海光，中國也交給我們。讓我們聽聽他多禮貌，他多愛捲舌，瞧瞧他多壯大是啊，橫豎他只有肉身。

——於青島東路



下一個房間

「你能選擇的。」

「我已選擇了。」

房間裡取下蒙眼布，黑石牆、雷雨的氣息圍繞我、使我端坐。而椅子前幾公尺，那人要我看清楚：「喏，是誰呢？」我起身，赤腳踏上濕涼、粗扎扎的草地——怎麼她在此間幽冥，我明白為什麼，我握緊刀子（不知怎麼我有了刀子），憑那寂寞的光，一步步走去，走向熟悉的她。「是這人，沒錯吧？」他問，我點點頭，多遠我都認得呀，這是最珍惜的人呢。最珍惜的人赤裸裸的，我一個決定，她就

不能不來，卻是諒解的神色。能感覺她呼吸的溫熱，我長久蹲坐著：我就是她最珍惜的人。

「那我們開始吧。」我點點頭，刀子就插進最珍惜的人最裡面。我回到她懷裡。那兒好深、好暖，連微微的痙攣也沒有，柔順地讓我把刀、我整隻手都埋進她體內。我讓她深呼吸過了，才旋轉刀鋒。於是旋轉刀鋒，替決心上發條，一圈、兩圈，開圓形一鎖孔，掀起肋骨，一對肺葉多麼羞紅、精細，讓最濃稠的血塊，內臟都流在草地上，肝與胃，濕亮的、破掉的，用手纏緊了，才割斷的小腸；像都不會痛，只是困惑：我在做什麼呢？是怕她痊癒，只好按步驟分解做一項又一項：骨盆、卵巢、子宮……最珍惜的人像責怪我亂丟，又疑惑我怎麼哭了，始終牽著我沒拿刀的手。幾次我手痠了（我剛剛剝斷她另一隻手），不得不暫停（只好先剝出眼球），最珍惜的人都沒有死，

還不能死，她要確認我不必再殺一次，若那人竟懂得復活——我這才看清，那人戴兜帽遮掩他乾裂的獸髮，與神靈的眼睛。

「選擇了，就握緊刀子。你還會需要的。」他輕聲提醒，於是吩咐我殺死。我殺死。終於石牆挪出一長方形入口，白光灼眼，倒像大黑暗。我握緊刀子。

蒙上眼之前，我看見下一個房間。



應徵中文寫作輔導員

我準備好了備審資料，去應徵寫作輔導員。

是夏天的尾聲了，山坡靜悄悄，停著大朵大朵的白雲。我捧著粗扎的牛皮紙袋，穿襯衫，像好寶寶一步一步走著，走上半山腰去面試。那時我已經二十四歲，寫了幾百首詩，像經歷了無數驚險的風波，一點也不害怕。我不害怕別人問我不管什麼，反正我只談寫作，這全都在紙袋裡了。我能這樣直直地走上去，我上去過的。

我聽見小喇叭正練習一個樂句，等開學，誰耐得住寂寞，誰就可以穿皮鞋，站在管樂隊裡。我知道的，儘管之後仍是寂寞，玩味著卻

再不遺憾，就像走著濃蔭的山坡，轎車一輛挨著一輛，安靜、陰涼，內在既然溫熱，更能夠黑暗裡仰望光明。我知道的，我知道面試該怎麼說，讓作品替我說，我只說「我只會寫作」就可以。我可以經過一幅幅社團海報，直到褪色、撕破也不看一眼，我可以。我會寫作就可以了。

我走進整修一半的中心，下二樓，進辦公室。那兒有許多我並不認識的人，在等我報到，要端端正正簽過了名，才領我預備的沙發坐好。沙發對面，顯然人們讀過我。那熟悉彷彿看見了沉重的窗簾被吹揚，吹來了長夏的芬芳，與強光，卻看不見風。常常我也看不見人們瞳孔的陰暗，除非燃燒我自己，常常我覺得一生寫作是漫長的碳周期，介乎火焰與灰燼，絕對的光明與黑暗之間，一面稿紙我留下了什麼，我就能夠是什麼。誰問我「你明白寫作與教人寫作的差別

嗎？」……不記得了，常常我一聽見寫作，就認定了我可以，我不曾學會的到了後來，只領我繼續寫作，繼續觸碰一枚枚鉛字鏤空處，一個個放棄了又放棄的我。鉛字若都能反白，我也曾天真地想，同樣是我，將多出好多好多。

那個下午，我去應徵寫作輔導員，就這麼結束了。然後，是年度的文藝營企畫、反覆的講義修訂、按時讀書會與駐點輔導、然後是整理圖書、發送文宣，然後做一個教育班長，到很遠、很遠的台南去。是夏天剛開始罷？等有個下午改完了整連的莒光簿，那些抵抗世界的荒謬的寫作，的尾聲，我擱下筆回想在那山坡頂端，竟曾有一個世界，多少人只因寫作，便接受了只能寫作的我。就是在夏天的尾聲了罷，「我選擇了少有人跡的那條路」，能回顧直直向上，這沿途的光明，那人會的一定不只寫作。

後來我常想，既然學會了終於不只寫作，他的人生，這就多了好多好多。

論康德，以及生物學的崇高

整整三十桌已坐滿了，這時十二點。龍鳳廳裡除了服務生，直到三點，都是一家人，這是數學的崇高；龍鳳廳裡除了服務生，直到三點，一家人可以問你幾時畢業，哪兒工作，多少月年薪，當兵結婚生了沒，這是力學的崇高。小時不懂事，你竟照實回答，事後被某一位家人帶去神壇，燒香也不知她問了什麼，總之你乖乖一擲，筊落地裂成三瓣。

在這兒，你不是孤獨的主體，你是被加總的親戚的總體。你直接來自父母，因而間接來自祖父母，與二林某奶媽的奶頭；正如你側

耳幾十年前，三舅跟鄰家養雞的女兒打炮，從媽媽嘴裡，你也嘗到了事後的十幾副雞佛。是以每遭遇一個親戚，你就感到手腳透明一點，意識混濁一點，這一刻好冷，簡直你媽還沒被你爸射在裡面。親戚就是塊莖，因為拖著你吃土，他們打通全地球，這是範疇當機的moment，有一款先驗綜合讓你看到的。但範疇當機，生物學的崇高不告訴你應該實踐，只柔聲勸說免免，像你姨婆平心靜氣萎縮成這樣小，卻能用下巴指揮，「啊馬力咧」，那個紅底小白點洋裝的菲傭。堂叔把整隻紅蟻夾給你，你心懷感激。直到三點，你的嘴都在探索這些蛋白質的源頭：那是心中的道德律，頭頂的星空，和褲襠裡普魯式臘腸的宇宙。

素描一

長巷完美而安靜，每三兩台轎車，便有一盞高高的銀燈眷顧，當著徐徐搖曳葛藤的晚風。而他們的散步，像運送著星辰錶損毀的機芯，終於一點一點挪進了暗裡。黑暗是陳舊的，難以想像這兒還有舊人家的朱漆門，踏有麒麟，一戶又一戶，像一家人和和氣氣的，整齊蹲好，手指著銀河。但銀河確實不遠，數光年之後，他們就會抵達那個星際港口一樣的捷運建築。但他們散步是慢慢的，很晚了，仍有海潮與蘆葦的香氣，長手長腳有好看的花裙，聽年輕的女孩抱怨若是認真，他往往發現她們並不認真。他挽著她避開偶爾的車行，那時強光

湧來，在一面塵染的後照鏡，竟然自己仍笑得好認真、好相信。深深的夜。虛構的夜。

當要分別，那時她站在上升的電扶梯，他站在廣場，像都要揮揮手。他能想像，接下來，車廂光影怎麼流逝在她的臉，一幅又一幅，像底片一樣將他擺在更遠、更安穩的位置，在那麼多交遊與談話之間。那時他也回到住處了，把手中的啤酒罐頭壓扁，把她興沖沖買來的，擺得更遠、更安穩，像機芯還沒損壞的那時。

那時，她才剛提議買酒喝，長巷盡頭，竟然就亮起了一家7-11。她卻寧願在店門邊等著，揉揉腰，紮好馬尾，像個大二的孩子。趁著結帳空檔，他瞄了瞄手腕的星辰錶。是零時過兩分。

已經是新的一天了。

素描三

升高三的夏天，他才第一次參加演唱會，就和她一起。那時中央公園還施工，廣闊的雷雨泥塘裡，歌迷站上了淤淺的石砌，就像些史前的船家，指指點點一潯夏的水面有塑膠雨衣徐徐鼓脹、大蜻蜒榕蔭盤旋，瀰漫彷彿斑斕的瘡疾。那時，她淡漠的右肩全被打濕了，挾著一柄亂收的摺傘，像還逗留在烏雲的房間，那個夏天她常常表情空白，儘管比錯覺短暫——轉頭她又笑了，不專心地笑，怪他：「不借我CD先聽聽，我不High啦！」

散場是深夜了，大馬路中央停著末班巴士，和幾百位狼狽的歌

迷。中場又是大雨，終於他望著巴士汽窗裡她的濕髮，努力想記起一些快樂的事情，比如吉他手浪漫的求婚、安可曲反覆的合唱，應該有才對。但他終於記起，當巴士發動，原來演唱會是這麼粗糙啊。華麗的舞台全部泡湯，收音斷斷續續，歌聲滅沒在雷聲，捲起石礫與沙塵。還有停電。還有暴動。凡一位歌迷該好奇興趣的，令他登上看台区，那華麗的天體正被拆除，變回金屬支架，而泥濘的電纜左近，亂堆的聚光燈。什麼人會來演唱會？什麼人不像她？她氣息像火光幽幽，燄心她還在挑選，她姿態像蕨葉黑暗、精緻而且潮濕。

增生著寂寞的姿態。睡前他接到電話，那裡頭改裝機車正呼嘯，刺耳全不能對話。他連問好幾次，才低低聽見：「……到了。」

是她。她也回到黑暗的房间了。

盈盈草木疏

窗下你端詳屋簷的輪廓，帶有喜鵲與蝙蝠，通往黃昏陽台，看不清楚的，儘管那兒有人正挪挪座席，複誦著單音節卻陌生，怕不是古英文的字，當草坪有巨樹的長影，都從陽台上來——這就是植物學課堂了吧？像詩經研究所的上層建築。你明白了，便又提起硃筆，句讀正義，住在雙行夾註許多年，突然斷開，他們有些恍惚。

蕨，毛傳說「鱉也」，是烏龜？所以鄭箋說的蕨是烏龜菜？又看孔疏解釋烏龜菜，叮嚀好好採摘罷，新娘子想嫁給你，已在途中了呢。諧音字，引譬連類的愛情，無怪這樣寂寞，這樣認真，彷彿好聽

的皮鞋跟響著，樓上有伴郎漸溫的雞尾酒啜著，不紊的爭辯，已寫進誓辭本文：您愛我，您願意愛我，像愛著我的淵博的一部分。你明白的，等巨樹之根破穿屋梁，木本增殖黑暗，誰轉動手上的戒指？……是新娘。新娘來了。

